

門

二月三日，豪雨，攝氏十八度。

一聲尖銳的嘶吼劃破了整間屋子的冷漠與淒涼。

那是一種震撼，像是把一隻沉睡在深淵裡的小貓，一棒打醒。

平常回到家，讀讀書，把學校的事物妥善處理好後，便看看電視，關心社會時事，抑或用社交軟體與朋友聊天談心，等爸媽拖著疲累的身子回來，我便與他們一同去外頭吃飯，順便和他們分享今天所發生的趣事。如此過著平凡而幸福日子。每每睡覺前，我總會用電腦播著西洋樂曲，有時想來點懷舊風，便播著六零、七零年代的老歌，當鄧麗君的歌聲穿過我的房門，優雅的來到爸媽的房間時，便會聽到爸爸粗啞的嗓音搭配著媽媽溫順的歌聲，再夾雜著一絲鄧麗君的味道輕飄飄地傳回我的床頭。多麼簡單卻快樂的生活。

但所有的溫暖與美好，在一次不堪的分數中，悄然逝去，門，關了起來。

三個月前，當我拿到段考成績，我是如此驚訝，不可思議，彷彿被世界拋棄般，這不在我的預測之內。我惶恐、心慌、害怕，這是第一次，我無法自拔，在難以接受的數字中徘徊，找不到出口，分數把我緊緊的繫著，繫著我的心，繫著我的世界。從此，房間是我唯一的王國，書是我唯一的朋友，而那扇門，是我和世界唯一的通道。而我封閉了這個通道。

往後的日子，我便在沒有溫度的房間內，獨自聞著書香，自己與自己對話，只有僅剩不多的希望勉強支撐著我，度過這漫漫的歲月。

我不說話了，也不知道要說什麼，所有的一切，我都選擇沉默。

「你今天在學校如何？」她總會問。「沒什麼就那樣。」我的經典台詞。「要不要吃麵？」她總會問。「隨便都行」我的台詞依舊簡短而平淡，像是一臺沒有情感的自動答覆機，對於所有的情緒一概不理，一切都是些沒有感情的對話。

關門，讀書去。我們之間隔著一扇門，如此之遙遠。

我努力、認真、拼命，花開花謝秋去冬來，所有的大好美景，在我眼底盡是些空白的廢紙，算數學吧，它們都剛好給我當計算紙。

「今天晚餐吃燴飯好嗎？」「都行」「那明天便當要吃什麼？」「隨便」「今天在學校還好嗎？」「沒事」。我意識到我得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——關門。

關上門，關上我的心，關上隔閡，關上我與世界的唯一聯繫。

我們是家人，如此的熟悉卻又如此的陌生。

窗戶霧濛濛的，天氣冷颼颼的，春天的氣息我一點都感受不到，像是孤立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小島，而小島的周圍建起了誰也攻破不了的城牆……。

「碰！」一聲巨大的聲響。門被踢開。

「你夠了沒！」一聲可以震垮高樓大廈的嘶吼，從我的耳朵硬生生地穿入。我看著媽媽，她那飽經風霜的眼睛充滿著無奈與悲傷，而那些情緒轉成了憤怒，在這一剎那爆發。激動的情緒瀰漫整個家，瀰漫整座牆，牆上的裂痕似乎也代表著我與母親之間的裂縫。我依然保持沉默。

「這是不是一個家庭啊！不要把這裡當飯店好嗎？一回家就只知道躲房間，問你什麼都不講，現在是怎樣？你注意一下你的態度哦！不要一天到晚讀書連最基本對父母的態度都搞不清楚！要這樣請你離開！不要給我住在這裡！」

刺耳的斥罵聲一波又一波的攻入我毫無防備的頭腦，我什麼都聽不見，也什麼都不想聽，眼裡流露出的是一絲絲的不知所措。「碰！」門又被關了起來。

外面下著雨，滴滴答答，呆呆的，我望著遠方，人生好難，好難……漸漸地，所有的往事如海水般波濤洶湧的湧進我疲憊的身軀、腦袋。我想起了鄧麗君的歌聲，想起了媽媽親切的問候聲，想起了

我的冷漠，想起了這個家。或許我錯了。以為關上門之後可以變得更好，可以不被打擾，但我卻忘了離我最近的家人，他們是如此的想要親近我，是我，把自己隔絕於外界，被分數折磨得忘了我想要的生活，忘了這個世界原來那麼美好，說到底，不願面對現實的只有自己。

眼淚滑過我已經脹紅的臉頰，滴落在學校潔白的制服上，眼前一片模糊，腦袋一片空白，我躺在床上，昏昏沉沉迷迷糊糊，冷冷清清的房間裡，我望著朦朧的窗戶。

夜晚，大雨不停，洗淨了城市中所有悲傷複雜的情緒，洗滌了所有快被吞噬淹沒的人心。我們都要面對未來，都得面對會考，在這三年的悠悠日子裡，碰到的事情大大小小，如何從挫折中再一次站起來，如何在黑暗的深淵中找到一支蠟燭，指引我們往光明的未來走去，是我們勢必要學會的課題。就算是深淵，也有深淵的美。而對我來說，那些都是我的過去，從來就不羞恥。在人生這條充滿著玫瑰花的路上，只有被玫瑰刺傷，仍然願意努力不懈的往前的人，才有可能往更加美好的方向走去。

彷彿想通了什麼，原本束縛著我的繩索，似乎慢慢的在這個夜晚中一層一層地解開。一陣濃厚的睡意襲來，睡吧！但願這一睡，起來又是新的一天。

陽光普照的早晨，窗簾被拉開，幾隻鳥兒停在我的窗戶，啾啾的唱著歌，輕快的揮著翅膀，一窺房間裡的動靜，光線打在泛黃又帶有歲月痕跡的牆壁上，我把門打開，門打開了我。深呼吸，吐氣。「吃早餐吧！要吃什麼？」「火腿蛋土司，不要加番茄醬」微笑，我深深的看著世界，看著如水的藍天、如煙的白雲，然後，我感覺到了，世界也深深的望著我。

開門關門，人與人可以熟悉，也可以冷漠；心門可以封閉，也可以敞開。

二月四號，陽光普照，攝氏二十一度，門被打開了